

孩儿立志出乡关
——少年毛泽东

◎ 蒋昌起 著

乡关

湖南文艺出版社

为什么我眼里常含激情的泪水
因为我心里珍藏一个永生难以解怀的情结



乡关

◇蒋昌起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乡关 / 蒋昌起著.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09.4
ISBN 978 - 7 - 5404 - 4332 - 0

I . 乡… II . 蒋… III . 传记小说—中国—当代 IV .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46620 号

乡关

蒋昌起 著

出 版 人: 刘清华

责任编辑: 金国政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 410014)

网址: www.hnwy.net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2009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版第 2 次印刷

开本: 710×1000mm 1/16

印张: 17 字数: 270,000

书号: ISBN 978 - 7 - 5404 - 4332 - 0

定价: 32.00 元

本社邮购电话: 0731 - 5983015

若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目 录

	001
	015
第一章 三国大戏	030
第二章 别了，棠佳阁	043
第三章 难不倒的读书郎	052
第四章 饭篮里的秘密	064
第五章 南岸风波	077
第六章 出走三天	091
第七章 买田纷争	103
第八章 天井吟诗	119
第九章 长大要写受苦人的书	135
第十章 捆绑夫妻	151
第十一章 年关	164
第十二章 求访“怪人”	184
第十三章 面山楼苦读	214
第十四章 祠堂斗智	225
第十五章 走为上计	240
第十六章 学徒	253
第十七章 巧摆劝学宴	264
第十八章 孩儿立志出乡关	266
主要参考书目	
后 记	

第一章 三国大戏

一九〇二年，清光绪二十八年，农历正月初。

淅淅沥沥下了几场初春的雨，湘乡大平坳连绵起伏的山脉朗润起来了，溪沟里的水涨起来了。落了叶的树枝正吸吮着初春的雨水，攒足劲长芽苞发花蕾；四季常绿的树和草还有小麦蔬菜等庄稼，仿佛在咕咚咕咚喝着雨水，越发滋润得油光碧绿。大平坳四处洋溢着新春的喜气，大人小孩个个脸上漾着笑，穿着簇新的土织布衣裤，有的走亲串友做客，有的呆在家里玩耍，扯淡打诨啦，和麻将打骨牌啦，一到吃饭时分吃着大块的肉，喝着大碗的五谷杂粮酒，这样的舒心好日子一年到头难得有几天；田垄里，山野上，青壮男丁组成一串长长的队伍，敲锣打鼓吹唢呐，日里耍龙，夜里舞狮，挨家挨户给人拜年，在噼噼啪啪的鞭炮声中迎来送往，遇上富有大方和做喜事的人家还要端着茶盘讨喜钱呢。

特别是棠佳阁七十五六岁的贺老太太一锤定音，包下一个走村串户的木偶戏班子，把棠佳阁附近的人都喜饱了，乐癫了，没得几户人家不关门闭户去看热闹的。春节里唱这样的木偶戏，东家除为图热闹助个兴外，更重要的是祈求神灵驱灾降福，保佑新的一年更加风调雨顺、人兴财旺。一乡一俗，大凡亲朋戚友是要备包封办礼物，响爆竹去做贺的。贺老太太的戏从正月初二开场，来棠佳阁看戏做贺的人来来往往络绎不绝。

贺老太太生育两子三女，长子文玉瑞，次子文玉钦，大女嫁给钟家，二女嫁给王家，满女七妹嫁给韶山土地冲毛家。俗话讲：“初一崽，初二郎，初三初四拜团坊。”正月初一，文玉瑞文玉钦两个儿子清早就率领全家

大小，欢天喜地地向母亲拜年；正月初二钟家和王家两个郎婿也早早地带着家里人，各自挑来了满满的一担礼物，向丈母娘拜年，为唱戏做贺；三郎婿毛顺生倒是迟迟没来，惹得贺老太太撅起老长的嘴巴，喋喋不休埋怨个不停：“石三伢子，今日是初三哒，你爷老信还冒来，你到门前的塘坳上去打望一下，好啵？”

“外婆，我打望好几回啦，总冒看见爹来，我懒得去哒。”石三伢子在外婆怀里撒着娇说。

“三伢子，你在行点，莫偷懒，快去。”外婆从大襟衫的衣兜里摸出几颗晶莹剔透的冰糖来，放在了石三伢子的手心里。

石三伢子高高兴兴接了，放一颗冰糖到嘴里吮吸着，甜蜜蜜的，一个鹞子翻身，喜滋滋地离开外婆的怀里，飞也似的走出门外，打望了一阵，又箭一样射进屋里，晃着小脑袋对外婆说：“何解（怎么）搞的啰？我爹还冒来。”

外婆阴沉着脸没做半点声。

吃过晨饭，只听得堂屋里锣鼓咚咚呛呛一阵响，第二天的戏又开场了。戏台正搭在堂屋里，过年前这里是贺老太太二儿子文玉钦教书授徒的蒙馆，如今把课桌凳子腾空，在堂屋上头用蓝底印花布围了个人多高的戏台子，台下摆着几排凳子椅子，自然是来文家走亲串友的人坐前排饱眼福。

外婆牵着石三伢子，从茶堂房里出来走到了堂屋里，坐在前头的太师椅上。

一阵扫台锣鼓响过，唢呐笛子一齐奏起，只见印花围布上，生旦净末丑轮番出场，吹拉弹唱耍样样俱全，小小木偶人时而对打杀声震天动地，时而掩面而泣倾诉衷肠……三尺戏台风云变幻，道不尽的人间沧桑，把“三国”大大小小的人物演绎得惟妙惟肖，活灵活现，激起台下一阵又一阵的掌声。

亲朋好友如此开心，看戏的贺老太太自然是喜在眉头乐在心，满脸的皱纹笑成了菊花瓣，她爱的就是这个热闹劲。

石三伢子不安分地挣脱开外婆抱着他的手，滑出了外婆的怀里，在人堆里挤眉弄眼呼朋引伴，招来了弟弟润莲和几个年纪相仿的小表兄弟，像一条条泥鳅，在戏场子里穿来钻去。他们一会穿到左，左边看戏的人就喊：“三伢子，莫吵啰。”一会钻到右，右边就有人喝：“三伢子，带他们到外头去耍啰。”

“三伢子，到外婆咯（这）里来，莫吵。你看戏台子上面在做么子？”贺老太太一把拉过石三伢子，他就势一头滚在外婆的怀里撒起娇来。

这时，戏台上喊杀声惊天动地，刘备和曹操两军对垒，杀得天昏地暗难解难分。石三伢子瞪圆了眼，看得如醉如痴，发出呵呵的笑声。两军杀过一阵后，戏台上又是咿咿呀呀一阵唱，他觉得没什么看头，便从外婆的怀里溜了出来，依旧在戏场子里窜来走去。

这时，一位三十四五岁的妇女，穿一身簇新的蓝底白花的土织布大襟衫，梳着高高的发髻，微胖的脸盘上漾着新春的喜悦，一会提着水壶，给看戏的人倒茶续水，一会端来几盘炒得喷喷香的南瓜子，葵瓜子，落花生，红薯片子，招呼得大家熨熨帖帖。她就是贺老太太的满女七妹子，自过门嫁给韶山冲毛家生下石三伢子后，就带着石三伢子和后来生的润莲住在娘家，一住就是七八年。

客人们吃得满嘴飘香，看戏看得津津有味。

“三伢子，”七妹一把逮住石三伢子的胳膊说，“莫吵莫吵，好好看戏。”

“娘，”润芝回过头甜甜地叫了一声，扑闪着一双黑亮黑亮特别机灵的眼睛，好奇地问，“咯些戏菩萨何解能跑，能唱，能杀架哟？”

“三伢子，莫吵，”七妹笑吟吟地轻声说，“你传神看，就晓得哒。”

娘的话定住了儿子，石三伢子刚安宁了片刻，便带着小表兄弟们走到了戏台后面，一齐趴在后台上，撩开印花布单，好奇地朝里看个究竟。

原来是一块印花布里围了五个演戏的人，一人打锣击鼓，一人敲钹撞木乐，一人拉二胡吹唢呐和笛子，一个五十多岁的戏班头和另外一个人两手不停地操纵着三尺多高的木偶人，咿咿呀呀唱戏文，五个人忙得不亦乐乎，

有意思极了。石三伢子滴溜溜的大眼睛瞄准了盛木偶人的戏箱子，觉得许多有趣的故事和人物都是从这里钻出来的，这真是百宝箱啦！

一出戏演完，七妹招呼戏子们去吃中饭。他们便把行头放在戏箱里，嘭的一声合上箱盖，没经意上锁，就往茶堂房吃饭去了。

石三伢子看得真真切切，他嘴巴挨着十一二岁的表兄文南松的耳朵，小声说：“二十哥，咯些戏菩萨他们要起来几多带劲哟。你看，它们统统睡在戏箱子里咧，我们……”他把要说的话咽了下去。

文南松眨巴着眼点了点头，“三伢子，你是想去……偷？万一有人捉住我们哒……我怕打哒”。最后他瞪大了眼，摇了摇头。

“哎呀呀，怕死鬼！你打望，我来拿，我走后门，向屋背后山上走，你们跟着我来就是，”石三伢子把握十足地对小表哥说，“走，去吃了饭，等下子看我的！”

接着，他们从戏台的地上爬起身来，像山雀子一般朝在厨房里忙上忙下的七妹蹦去，闹着也要跟大人们一起坐位子吃饭。

七妹搬来一张小方桌和几条小凳子，笑着说：“我的小祖宗，好好坐哒，筷子莫到大人桌子上的菜碗里去戳，守点规矩噢，亏不了你们咯些细伢子。”她便端来几样鸡鱼肉的好菜，招呼着：“三伢子，你们慢慢吃。”

这些表兄表弟一坐上去，哪里顾得上什么斯文，几双筷子在菜碗里一顿乱夹，三下五除二，碗里的菜被夹了个精精光光。贺老太太看着他们吃抢食的样子，笑得合不拢嘴。饭还含在嘴里，石三伢子便急急往外走。

在旁的七妹不解地问：“三伢子，你饭还冒吃好，往哪里跑？”

“娘，我吃饱哒，要去。”石三伢子回头一说，不见了人影。

五十多岁的戏班头酒醉饭饱之后，到戏台里打了个转身，慌慌张张走到贺老太太跟前，小心谨慎地说：“东家，我们唱戏的几件行头找不到啦，等下子我们唱《三顾茅庐》，恐怕唱不成，改另一出戏行不行？”

“何解要得啰？你们刚刚还唱得好好的，何解就变卦哒？我跟客人定好的，点的就是咯出戏，莫改了。要改的话，不怠慢了客人？”老太太的口气

像是铁板上钉钉。

戏班头期期艾艾地说：“硬要唱，就得辛苦东家帮忙问一问，找一找……”他鼓起了勇气，终于说出了缘由，“好像我的戏箱子有人动过，刘备、诸葛亮、曹操的行头不见啦”。

“何解啰？何解啰？”贺老太太耳朵一时背，没听清戏班头的话。

戏班头只得把手卷成筒放在嘴巴边当喇叭，靠近老太太的耳朵，重述了好几遍。

老太太费了好大劲总算听清了戏班头的话，她睁圆了眼睛瞪着戏班头，不高兴地说：“你讲我家出了贼，是破？光天白日，你千万莫讲胡话。新年大吉，谁要你那几个木脑壳？”

“东家，不敢不敢，你千万莫咯样讲，我们担待不起的。你们是四世同堂的大富大贵人家。”戏班头是个老江湖，见阵势不对赶紧改口说，“只怪我们冒收捡得好，丢哒丢哒，就算啦，今后回家再置办几个。只是烦请东家改唱一出戏为好。”

七舅赶忙跑到贺老太太跟前耳语了一阵。

七舅的话，贺老太太倒听得真真切切。她脸色一沉，换了语气：“师傅，行头的事，你莫性急。我替你找找试试看，要是万一被我几个戳得天下的孙子和外孙子拿去耍哒，包管你冒事。”

棠佳阁的一个山坡上，石三伢子双手抱来三个木偶人，把“曹操”分发给表兄文南松，把“诸葛亮”分发给自己的弟弟润莲，把“刘备”留给自己，他们好奇地把玩着，还有一大群小伙伴跟着看稀奇。他们总是玩不得法，石三伢子索然寡味地撂下了“刘备”。

九哥王季范也跟父亲王文生，在新年里走亲戚来到了外婆家。这时节，他正随着三伢子上了坡来看热闹，见表弟们不得要领，童心大发，笑着对石三伢子说：“润芝，我来试试看。”

九哥操起“刘备”的行头，玩起来，起先也玩不得路，后来一琢磨，

他用左手中指、无名指和小指掌握木偶人的主杆，操作木偶人的躯干；又用拇指和食指捻动左侧杆操作木偶人的左臂；右手掌握右侧杆，操作木偶人的右手，慢慢地玩上了路，便又手把手地把窍门教给了表弟们，“看事容易做事难。摸出了门道，就容易多了”。

“九哥，你真行！”石三伢子便按着九哥教的方法，摆弄起木偶人的机关，慢慢动作自如了。润莲和文南松两人也跟着慢慢学会了。

“我们学唱戏师傅的，来开仗，好啵？”石三伢子双手叉腰说。

一群小伙伴一说起“开仗”，都来了精神，“刘备”和“曹操”各自招兵买马起来，“刘备”和“诸葛亮”一起率了一路“人马”——五六个小伙伴，“曹操”也带了一路“人马”——四五个小伙伴，兵对兵，将对将，刀剑相交，胜负难分，不一会工夫，双方都有人受了点皮肉之伤，但没一个哭鼻子叫苦，都从自己嘴里吐了一口唾沫敷在伤口处，又继续顽强地投入战斗。大战几个回合，十几个“开仗”的细伢子好像水中捞出来一样汗水淋漓，湿漉漉的头发上冒着团团热气。

石三伢子年纪虽小，但开仗是最勇猛的一个，他一马当先便把“曹操”打得落花流水，“曹操”的戏衣嗤的一声就撕开了一条大口子。

石三伢子得意地笑起来，高兴得在草坡上一连栽了几个筋斗。

九哥在旁观战，大战方休，他便摆起谱来：“润芝，木脑壳戏又叫么子戏？”

石三伢子头摇得像拨浪鼓，“不晓得，九哥，你讲讲看”。

九哥毕竟是省城湖南优级师范学堂的洋学生，讲话捏腔拿调慢条斯理的：“木脑壳戏又叫傀儡戏，它们之所以像人一样能动，就是我们人在下面操作。今后，我们为人做事，可不能当傀儡受人摆布，做行尸走肉，凡事要有自己的思想和主见，要多动点脑子。”

“九哥，我不想当咯样的傀儡。”石三伢子眨巴着眼睛说。说话间他眼睛好尖，看见从外婆家屋后的山坡上急匆匆爬上来一个人。“七舅来了，快跑。”三伢子小手一挥，小伙伴们撂下木偶人飞快地走开。

“别跑，绊断了脚手不得了。”七舅连忙喊。

他们躲进了土坡上一些杂草丛生的荆棘蓬里不出来。

七舅走到近前，一边收捡丢在地上的木偶人，一边笑骂着：“我在家里猜想就是你们咯帮细伢子捣的鬼，三天不抽，你们身上的皮子就发痒，咯样子无法无天，下不得地哦！”

石三伢子和伙伴们在荆棘蓬里暗暗发笑。

七舅一回到家里，把三套行头交给了戏班头，难为情地摩挲着手，嘿嘿笑着。

戏班头一见已撕了条口子的“曹操”行头，一脸不高兴，戏总是拖着不开场，台下看戏的人干坐着难受。

七妹上前道歉说：“师傅，戏你还是接着唱，莫扫了大家的兴……我三伢子弄坏你的行头，由我来赔你就是了。你讲个准数，要赔多少？”

戏班头搓着手，嘿嘿笑着，不吱声。

“一块花边够不够？”七妹带着一脸真诚的神色说。

戏班头仍旧搓着手，嘿嘿笑个不停。

“两块总够了吧？”七妹忙从大襟衫的兜里摸出块折好的小手帕，把手帕打开，把两块光洋递给了戏班头。

“难为你咯样好，我何解好意思收你少奶奶的钱。”戏班头一边嘿嘿笑着，一边伸出手来赶紧把钱接了去，“新年大吉，大发大发，打发打发，就算你打发我们的挂红钱吧。”

石三伢子和小伙伴正像一群麋鹿麇子一样，纵身跃下一条又一条高高的黄土壩，飞快地下了山坡。

这山坡是绵延起伏的龙头山延伸的一段小支脉，活像一条跃跃欲飞的苍龙腹下伸出的一个鳞爪，外婆家四合院的青瓦房正好落在这鳞爪上，屋门前有一方碧水幽幽的池塘，池塘边左侧是一个小山丘，上面长满一片如伞如盖的大树，从塘壩向小山丘脚下伸过一条路，这便是棠佳阁人的出进之道。石三伢子和他的小表兄弟常常在这个土丘上，捉迷藏啦，比赛爬树啦，

掏鸟窝啦，双手叉腰指挥开“仗”啦，还从牛栏猪圈楼上拿些稻草织很多草辫子，挂在弯脖子樟树和枫树上荡秋千呢。一到夏天更有意思啦，石三伢子率领一群小表兄弟在外婆家门口的池塘里打浮沔，惊得塘里的鱼唻溜溜往水面上跳，他小手托起一个打猪草的竹篮在池塘里当船使，鱼一旦跳入竹篮里，自然是他当天有眼珠子的下饭菜。

这时，石三伢子生怕挨打，不敢进外婆家屋门，领着伙伴们来到了小山丘上，只见好几条草辫子还挂在树上，便一个纵身跃上去揪住草辫子，荡起秋千来。他胆子天大，秋千荡得比外婆家的青瓦屋脊还要高，在旁看热闹的九哥，吓得睁圆了眼，舌子都吐出来。

“九哥，快来玩噢，你长沙城里的学堂哪有咯号把戏耍啰！”石三伢子咯咯地笑着。

站在秋千下的九哥，脸皮白白净净的，戴着副瓶底一样的眼镜，斯斯文文地直摆手，“润芝，小心。绊断了脚手就不好耍”。

“九哥，你放心，冒事的。你真是怕死鬼。”石三伢子一使劲，秋千荡得更高，笑得更开心了。

“三伢子，你天不怕地不怕，要把娘吓死哟？快下来，你！”七妹冷不防从树下钻了出来，朝石三伢子上气不接下气地喊。娘在家里一听石三伢子在外头又闯了祸，付了戏班头的“挂红钱”，连忙丢下手边招呼客人的活计，挪着一双缠得像粽子似的小脚，一步高一步低绕着棠佳阁兜圈子寻找他，“三伢子，三伢子！”喉咙快喊哑了，就是不见三伢子应一声，一双小脚走得麻辣辣地痛。石三伢子他们玩得正欢呢，像齐天大圣孙悟空率着一群小毛猴回到了花果山，她看在眼里，气在心里，嘴唇发紫，脸色发青。

小伙伴们见了石三伢子他娘，一个个从秋千上蹦了下来，四散而逃。

“三伢子，过来，你们两个！”七妹秀秀气气的脸庞上平添了几许威严。

石三伢子朝润莲吐了一下舌头，做了个鬼脸，双手抓住草辫子，凌空翻了一个筋斗，跃下了地。润莲也跟着跳下了地。兄弟俩便低着头，老老实实走到娘跟前，讷讷地说：“娘，何解啦？”

“你们两个做了么子好事，自己还不晓得？还何解何解来问我，回去好好叫你们吃一顿棍子肉！”七妹忽觉心窝一阵发闷，隐隐作痛，她左手用力按住心窝子，右手拿着细小的楠竹枝，把石三伢子兄弟俩赶回家。

“娘，你哪里不好受？”一路上，石三伢子看着娘一脸难受憔悴的样子，焦急地问。

七妹一声不吭不答不理。

石三伢子兄弟俩畏畏缩缩进了外婆的家门，低着头进了娘的卧室。随着娘有气无力一声喊：“跪下！”他们顺从地把双膝跪在地上，把小手乖乖地平伸出来，娘气哼哼地挥着楠竹枝抽打着他们娇嫩的手心，数说着：“一下，两下，三下……你们好样不学，去做贼，做贼偷瓜起，痨病牵花起，看我不打断你们的手把子和脚管子！”

两个细伢子的小手掌心起了道道血痕。娘看着两个儿子既不哭，也不讨饶，便更来气，气得差不多要哭起来，“你们两个是打不死的程咬金”。

贺老太太颤巍巍挪动一双小脚走来了，“七妹子，你打人不看时候，正月初头，莫打人……”连忙心痛地护住两个外甥孙子：“你们两个今后千万莫咯样吵，莫跪哒，起来算了，外婆替你们讨个保。”

“娘，你莫讨保，不打他，屋上头的瓦片子都会戳光去。”七妹气嘟嘟地说。

跪在地上的两个外甥孙子拥在外婆怀里，外婆刚一扶起兄弟俩的身子，三伢子一个鹞子翻身，脚板像抹了油走出门去。

“娘，石三伢子已满八岁吃九岁的饭了，一直在你咯里带，你把他看成是你的心肝尖子，你太惯肆他了，下不得地。我看呀，还是把他送回韶山冲去读书算哒，要他爹和先生才降服得他了。”七妹对贺老太太说。

“养女服家娘，养崽服学堂，读书要得，干脆，石三伢子就到他八舅课馆里去读，好啵？”要石三伢子兄弟俩离开棠佳阁，贺老太太心里像针扎了一下，十二分的不乐意。

“他成天吵吵闹闹的，八舅是个有名的糯米团子，好好先生，何解管得住他？等他爹一来，还是把他接走，回韶山冲好……”七妹一见贺老太太

的脸色忽地沉了下来，才舌子打卷停了话。

石三伢子身子挨在窗口下，用小手指头舔了点唾沫，在窗户的亮皮纸上抠了几个小圆洞，睁大着一双眼睛朝里望，尖着耳朵听外婆和娘说话。娘一个劲地说要带他回韶山，他心里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来到门前的塘沿边逗游，信马由缰走到了小山丘上，双手抓住草鞭子纵身一跃，屁股坐在了秋千的座板上，可没半点心思荡秋千，又顺势跳下来，倚着一棵弯脖子驼背大枫树，仰着头看着枫树光秃秃正发芽胞的枝头想心事。枝头上有一个黄蜂巢，他老早就寻思着要把它捅下来。平日里，只要有人发现了田垄或溪沟的荆棘蓬里有黄蜂巢，三五个小伙伴就会邀集起来，攥着根小竹棍，畏畏缩缩去捅，练练胆，看谁不怕黄蜂螫，一旦捅下来了，惊得满巢的黄蜂嗡嗡乱飞，追着抱头鼠窜的小伙伴螫，三伢子从不乱跑，就势匍匐在地，黄蜂螫不到他，有的细伢子被螫得鼻青脸肿，还一个劲嘻嘻哈哈笑着，直往头上的肿包抹唾液。捅黄蜂巢数三伢子最里手，有时用“火攻”，捡来一捆干柴放在黄蜂巢边，冷不防点火烧死这些黄蜂；有时用“水攻”，脱下身上的衣褂子，轻悄悄地包住黄蜂巢，往水里一撂，浸泡一阵憋死这些万恶的黄蜂。在外婆家捅黄蜂巢是一件多开心多刺激多来劲的事啊，可以以后再没时间和机会捅这个黄蜂巢了，他要随娘回韶山冲了。这时，他晶莹的泪水在眼窝里打转，像不断线的珠子吧嗒吧嗒掉下来。

“润芝！你娘打了你，冒伤着你吧？”九哥踩着高跷，冷不防来到了石三伢子身旁，关切地问。

后面跟着踩高跷的十六哥文运昌，他是大平坳踩高跷的高手，任何陡峭窄小的山路都能踩着高跷过去，他十七八岁的样子，脸上透着农家孩子的纯朴和机灵，是八舅的二儿子，平日里对石三伢子最好了，他要是在池塘里，水田里，溪沟里，捉个鱼呀虾的，摸个田螺和蚌壳的，自然是石三伢子的下饭菜，石三伢子成天跟着十六哥玩，“十六哥，十六哥”叫得比蜜糖还甜。

“着么子急，到晒谷坪里打地雷公去。”十六哥踩着高跷笑嘻嘻安慰说。

他脖子上挂了几个苕麻绳子拴着的“地雷公”(陀螺),衣领口上插了几杆抽“地雷公”的鞭子,活像戏台上的将帅后背身上插的令旗。

“何解不急嘞?我娘要赶我回韶山冲。”石三伢子撇着嘴巴说。

“咯戏班头心眼也太歪了,那几个戏菩萨,我们石三伢子也只是好个奇,拿来玩耍一下,搞烂哒,修补一下不就冒事了?他嘴巴上讲得真好听不要赔,可一心只想着要钱,害得细姨出了两块光洋不算,还害得我石三伢子挨打赚骂。对,我们也想个法子,治治咯帮臭戏子。”十六哥心直口快地说。

“我来耍他们个把戏,吓他们一跳,好嘞?要他们演戏不成。”石三伢子转忧为喜,眨巴着聪慧的眼,想出了个恶作剧的鬼主意。

“有么子好主意?你讲讲看,”九哥急不可耐地问,“咯帮臭戏子,吓吓也好,害得我也赚了我爷老倌的骂。”

“嗯喽,咯株大枫树的树杈上面,你们看,有个么子?……是个大黄蜂窠,我老早就想把他戳下来了,十六哥,你快去拿个大布袋来。”润芝抬头指了指枫树上的大蜂窠,狡黠地一笑。

大家会意地笑了,“好主意好主意!”十六哥连忙到家里拿来了大布袋,石三伢子像猴子一样三五几下爬了上去,轻手轻脚拿布袋包住了黄蜂窠,顺手摘了下来。在袋里的黄蜂被惊醒,从蜂窠里爬出来,在布袋里嗡嗡飞。

“咯回有比木脑壳戏更好看的戏了。”石三伢子提着这个布袋偷偷溜到了戏台里,十六哥和九哥帮着望风,趁戏班子的人不注意,轻手轻脚把布袋塞进了戏箱里。

当戏班头换行头的时候,他一掀开戏箱盖子,一群黄蜂飞了出来,“我的娘啊!”戏班头来不及躲开,脸上被黄蜂螫了几口,一会就肿起了几个大包。堂屋里群蜂乱舞,看戏的人抱着头四处躲窜。

石三伢子和九哥、十六哥还有其他小伙伴在屋对面的塘坳上看得真真切切,咧开嘴满足地笑起来。

戏再也唱不下去了,停了一两个时辰,等蜂散尽了,戏才重新开场。

贺老太太一看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乱子，连忙把大儿子文玉瑞二儿子文玉钦和钟家大郎婿、王家二郎婿召到身边。顺生没来，这时也只得把七妹喊了来。

气得七窍生烟的贺老太太坐在太师椅上发了话：“咯些细伢子吵得上天了，你们硬要把咯作孽的头头抓出来，好好教训他一顿，拿根小小的楠竹棍子抽抽他的屁股，长点记性。”

其实大家心知肚明，眼睛齐刷刷望着七妹眯眯笑，当着老太太的脸，咬住嘴唇不好笑出声音来，彼此都明白石三伢子是老太太离心窝里的肉，要教训他一顿，不过是老太太嘴边一句气头话，千万不能当真。

七妹浑身不自在，“你们猜着又是我石三伢子捣的鬼喽？……不会吧？我刚刚骂他一顿出去的”。

七舅说：“咯样的鬼主意只有他想得出来，三伢子，人太聪明了，何解肚里尽是咯样的歪主意？……不过，我不怕细伢子吵，就怕细伢子蠢，细伢子要吵闹才聪明，规规矩矩的不吵不闹像头猪，今后有么子出息喽！”尽管石三伢子爱惹点祸出点麻烦，七舅打心眼里还是很喜欢他这个干儿子。

“我看，只要他进了学堂门，就会谳事不吵闹哒。”贺老太太对二儿子文玉钦说，“玉钦，石三伢子在你手里当了好久的旁听生，几多听话，最聪明哒，依我看，你今天就当着大家的面，正式收他为徒吧。”

“娘，我不是不想正式收三伢子为徒，怕的就是自己家里的师公子冒人捡卦，我冒得威信管住他，我主张把他放到一个厉害点的先生那里去读书更好些。把他关在学堂里，看他还到哪里吵去？”八舅文玉钦抬了抬眼镜斯斯文文地说。

“看来你们硬是要把我们两公孙分开，才心甘啰。”贺老太太不满地说。

“娘，你爱外甥孙也别过了头，莫耽误了石三伢子的前程，他也八岁了，该发蒙读书了。还是回他韶山冲读书为好，他爷老倌平日里凶得像个阎罗王，管得住他；他家隔壁南岸私塾的邹先生，也是个出了名的恶先生，再调皮的细伢子压得煞住。”七舅文玉瑞开导娘说。

“你八舅就压煞不住？”贺老太太反问道，“尽讲人家的威风，灭自己的志气。自家屋里的先生放着自家的细伢子不教，还要去教哪个家的细伢子啰？你们冒鬼碰了脑壳，想不清白吧？”

八舅文玉钦的脸红红的，难为情地嘿嘿笑着。

贺老太太那双混浊的眼睛红了，木雕人一样，再也没说半句话。大家低着头不好做声。

石三伢子在晒谷坪里和十六哥、九哥还有其他小伙伴抽打着“地雷公”。十几个“地雷公”在地上嗡嗡旋转，相互碰撞拼杀，谁的“地雷公”碰撞之后还在旋转的，就算赢了，不旋转的就是“死”了输了，输的人要向赢的人鞠一躬，喊声“师傅”。

石三伢子的“地雷公”和九哥的“地雷公”斗架比输赢，石三伢子的“死”过好几回，石三伢子向九哥鞠了好几个躬，喊了九哥好几声师傅。

兴高采烈的九哥笑嘻嘻收起了“地雷公”，对三伢子说：“你比我不赢，不比了。我难当你咯多师傅。”

“九哥，来，我们再比，还要比不赢，我不到世上为人！”石三伢子缠着九哥，气嗷嗷地发誓说。

九哥和石三伢子抽打着各自的“地雷公”，鞭子叭叭脆响，又斗了几个回合，石三伢子的“地雷公”还是不争气地“死”了，他双手捂着眼睛，呜呜哭起来，躬也不鞠了，师傅也不喊了……

“来呀，哭么子，还像不像个男子汉你？”九哥抽打着“地雷公”，在晒谷坪里慢慢悠悠地来来回回划大圆圈。

石三伢子从捂着眼睛的手指间的缝隙中，看到九哥放松了警觉，他悄悄地擦了眼泪，轻手轻脚把“地雷公”重新旋转起来，漫不经心地抽打着，靠近了九哥的“地雷公”，狠狠地朝自己的“地雷公”抽了几把，最后使足了全身的力气再抽一把，他的“地雷公”像离弦的箭，朝九哥的“地雷公”撞去，嘭的一声响，九哥的“地雷公”被撞到了晒谷坪的外围里，像麻花一样在地上乱转，不一会就“死”了，可石三伢子的“地雷公”还稳稳当当